

潮州志

潮州志

教育志

上

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館 志 修 州 潮 者 行 發

號 七 路 生 民 頭 汕

局 務 印 文 藝 者 刷 印

號 五 五 路 平 至 頭 汕

潮州志

教育志上

分纂劉陶天輯

總纂饒宗頤審訂

州縣有學肇自唐武德時潮僻在嶺東開化較晚昌黎刺潮請置鄉校以州人趙德爲師或謂卽州學所祖然大歷之際故相常袞貶潮已興庠序之教遠溯漢末揭陽吳錫已仕上國爲安成長則潮之被雅化由來尙矣

韓愈請置鄉校牒云此州學廢日久可見昌黎以前已有學故吳府志謂常袞抵潮興學校潮

人由袞知學清孫奇逢理學宗傳云讀函史學校志得趙德一人能排異端宗孔氏乃設鄉校未幾翕然化之潮海關域之人舉進士仕上國自韓昌黎興學始今證以吳錫舉孝廉事則潮早被中州教化從知孫說之非

往志載郡學

始于宋咸平間雁塔題名今屹然猶存而先此太平興國已有聯名桂籍者

輿地紀勝引圖經

陳堯佐因有海濱鄒魯之詠明太祖定鼎金陵首立國學洪武二年令天下州縣設學校規模大備八年又詔鄉社都各置學由是城鄉之間泚泚乎絃歌之聲相聞清沿明制稽古右文書院益增宏儒輩出洎乎末造罷科舉興學校酌采東西教育制度一變唐宋以來之成規入民國學制屢易新舊之交前後蓋判然若兩事焉舊志于學校詳載府縣學宮並附書院義學今博考其興革藉窺當日講學風尙儒學自明而後但爲春秋釋奠習禮之地其考課講貫之事悉歸書院故所記特詳其祀典

則從省略至若民國以來教育行政及專門中小各級學校尤詳加統計而論列之
地方教化演進之跡於是存焉顧兵燹之餘檔案淪胥終慮未備其舊日學宮碑記
依順天志例侈爲采錄明前代設學育才之意爲來者收作興勸率之功慎擇詳取
庶知淵源之有自云

儒學

府學 縣學 師職 學額

往代雅化作士崇禮習儀黌宮修建循績莫隆于此而升降揖讓允民風激
勸之所資是以歷世宗尙未之或廢光緒三十二年詔升大祀以費絀未遑
更制民國三年九月改文廟稱孔廟大成殿因仍舊名雖有祀典亦等告朔
餼羊至民國十六年奠都南京遂廢祀孔自是學宮乃成陳跡其燬于兵火
者曾無寸瓦尺椽之遺矣茲志儒學但錄舊文略加考證兼載曩時碑記用
備參稽摠懷舊之蓄念追古聖之化育倘亦有感發興起者乎

府學

府學在郡城東北隅

上水門內

相傳舊在西郊宋咸平中徙城南慶曆間建於東岡之湄

元祐四年遷湖山之麓

有雁塔芙蓉池遺址尙存海陽張志云宋學在西湖卽壽安寺地學東金石略引高忠憲三
時記云潮州西湖南傍山山後有清泉立石石上皆勝國題名舊爲學宮故登科者皆題名

其上詳西湖山志

七年又徙州之東南隅建炎二年卽神霄宮爲學宮紹興八年燬於兵十一

年知州徐璋始建於今地凡五遷而後定二十一年知州章元振建經書閣及講堂

淳熙十六年知州丁允元剏六齋慶元四年知州林嶧增置二齋景炎二年再燬元

至元廿一年總管丁聚建講堂齋舍泰定初敎授何民先修之海陽關望蔡景捐石柱三十條至順三年

總管王元恭

阮通志作允恭誤

重修甃石爲泮池敎授鄭暉易櫺星門以石吳澄有記明因之正統三

年重修大成殿及兩廡

王源重修有記

天順七年知府陳瑄重修明倫堂及東西四齋弘治六

年知府周鵬置學前地建鋪八十間嘉靖九年知府邱其仁建敬一亭闢櫺星門外

鋪地而廣之

今俱無存

十五年知府鄭宗古重建明倫堂四齋二十六年知府郭春震又

葺之三十二年颶風壞戟門知府陳叙重修三十四年知府黎遵訓重立臥碑三十

六年知府陸佐修飭頽壞重拓射圃廟堂門廡萬曆十三年知府郭子章重建明倫

堂及兩廡十五年兵備道虞仲佃以明倫堂後觀頤堂爲養賢堂移建尊經閣於聖

廟之右并建廟庭二十六年郡守胡喬岱闢養賢堂於東建尊經閣於西

任可容重修府學有記

天啟二年知府樊王家

有黃琮重修儒學記

崇禎十年知府劉柱國

有郭之奇重建廟門碑記

先後重修清順治間

知府黃廷獻

海陽吳志作王廷獻周府志作黃廷獻均誤今據阮通志吳府志改

吳穎相繼重修十八年饒鎮吳六奇捐貲重建

明倫堂及門廡名宦鄉賢二祠康熙十八年知府林杭學重修並新建啟聖祠

林杭學有記

二十八年三十三四十一等年知府石文晟李鍾麟梁文壇

一作壇

相繼重修雍正元

年改爲崇聖祠知府張自謙置造樂器七年知府胡恂重修兩廡及崇聖祠明倫堂

乾隆二十七年知府周碩勳奉布政使史奕昂補造樂器聘樂長教諸生雅樂重修

崇聖祠及兩廡名宦鄉賢祠乾隆六十年知府韓義重修殿廡崇聖祠改建八角樓

于舊文祠地增建尊經閣于明倫堂後

韓義重修府學有記○阮通志周府志海陽吳志

民國十二年金山中學假

府學宮爲宿舍以大成殿爲會食廳尋撤學宮舊材建調養室于泮池二十三年塞

泮池爲球場

金中概覽

學宮之舊觀盡廢今惟明知府王源杏壇刻石尙存

徵訪冊

元臨川吳澄潮州路儒學記

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聖教之暨于其地蓋不與中國同然天之生斯民民之秉是性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有異哉或謂潮人始未知學自韓文公爲刺史而後上皆篤於文行夫韓未至潮以前則已有趙德其人惡得

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文盛之餘漸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於兵憲官牧官繼繼脩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率部也廟殿門廡略具潮人以此爲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舉更新之歲

己巳以民則蔡景獻石柱三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繕錢一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于學之右天曆庚午春俞憲任侯仲琛躬率諸官捐俸命羣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不日而成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又明年郡牧王侯元恭華之以勦

聖飾之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雜喧聒逼迫曉諭而徙之地域混并緣以宮牆尊嚴其廟貌侯又私出錢五百繕塑兩廡從祀像明倫堂竦立孔廟之左於是歷五十餘年而潮之廟學始大備董營繕者教授李復學正劉貢珍也至順三年春有

事先聖虔告成績邦人十咸喜乃來謁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制以泮宮爲諸侯之學魯侯脩泮官頌於詩而不書於春秋何也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脩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效詩人贊美之辭歟抑效春秋記事之筆歟澄謂它郡之

脩學常事也潮郡之脩學則非常也何也潮爲東廣之沃壤中人以下往往喜仕於其處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境如飲廣界之泉靡不毀節壞名安于浴汙泥坐塗炭而不悟豈直司牧者忘其所以牧雖或司憲者亦失其所謂憲如是徇物而喪己滅理而窮欲又烏知崇士學迪民彝之當務今而司憲有若任侯焉司牧有若王侯焉其篤意於廟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其異於衆以示勸也嗚呼世之凡庸誰不受變於流俗惟豪傑不然豈仕潮之官而無一豪傑乎澄嘗攷古驗今密窺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教固能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其上以轉移其所爲虞芮二君爭田一視周民之讓畔讓路報然自愧而息爭潮之上果能明經果能脩行其治心治身瑩然清徹如秋水之無滓皎然而不汚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潮之官儼見如此之士雖有繆戾亦必頗有慚忤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戢其縱恣繼今以往予於二三千移其外而止如今也潮士之其勉哉【吳府志】

明龍巖王源重修潮州府廟學記

唐虞已往夏商周繼治聖主迭興三王遵堯舜之道其道益明至王室東遷禮樂靡微道亦隨喪是以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於是作爲六經以紀二帝三王之道其道大明孔子薨而微言泯異端出而大義舛戰國六七公叛王歸霸七十子運終而孟軻氏擬聖述堯舜之道發仁義之端孟氏既沒孫吳術作而大其道又絀陵夷至於暴秦假仁義以致治繼以韓昌黎力排釋氏大道始振未幾又極亂於五季仁義之道絕矣宋德隆興濂洛關閩諸儒相繼而作倡明道學子朱子集羣聖大成爲折衷之論使二帝三王之道復明于世遭元末造人倫大道缺有間矣洪惟我太祖皇帝掃除亂略內設成均外郡縣學禮樂制度仁義道德歷聖相承今皇帝大興文教各道添設憲職專篤其教是以鄉黨閭巷莫不有學婦人小子武夫健將莫不知道邁唐虞三代遠矣東廣僉憲安成彭公疏道明德立巡駕至潮以廟學卑陋謂源曰不有更造無以表崇奉之意無以稱上意旨源等於是庀材鳩工舉足踰舊殿堂聖相門廡饌室庖廡牆垣輪然奐然又益之以杏壇於殿庭百爾器用罔不克備正統三年經始越明年冬告成郡博張策等請曰僉憲公善以德誨潮郡大夫又能順成厥功不勸民力而廟宇一新崇我師席嘉我士子不有制作可乎源曰天不生堯舜萬世人道不立天不生孔子萬世人道不明天晦孔子者政所以覺天下也天屈孔子者政所以伸天下也若孔子不生百氏異端蠹起各炫其術役時君世主之所好欲將見十年一變法百年一變教孔子作六經恐萬世之變故天厚孔子之德而薄孔子之位縱孔子之能而沮孔子之勢所以爲人道設也然當其時雖鄙賤之夫得以聞道德之旨雖頑如互鄉亦得以接神明之容歷千萬世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取孔子以爲準的也嗚呼孔子雖死萬世如生欲識其學術當於六經而考之欲知其語言當於魯論而稽之欲求修齊治平之道又當於大學而究之使天下後世人主景仰二帝三王之治學士大夫日與聖人相周旋

於千載之上者皆六經論學之功宜乎中國夷狄朝以崇其像學以遵其教今金憲公以道儒而篤其教爾士子當益勵所學踐古人之跡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他日推以尊主庇民不外乎是矣若其簞弄文墨以徼功利爲務而棄其本體豈徒爲士子之非抑爲篤教者之深慮也耶于是乎書「海陽吳志」

明侯官晏寧潮州府學記

夫樂所以宣天地之至和發陰陽之機絃爲鬼神之揚休原於一氣播於人心統同辨異涵養中和而制作之者本乎一德之陰陽也東廣隸郡有十潮爲文物之邦春秋響祀無樂是闕典也吾郡牧若韋庵大人先生奉皇帝聖書來守是邦拳拳以輯寧黎元心勞撫字而又脩理廟學得編鐘鳴球者八是皆聖樂散缺寥寥焉潛沒久侯視之咨嗟不已慨然有興聖樂之志蓋亦天之默定斯器有待侯而後行否則前是守者不之見乎乃者履端之初捐俸命工於退思堂創製如式仲春四日厥功慶成布告寮案爰送郡庠是日也陰霾影散天朗氣清仁風扇布寮案胸次油然不啻釋羈束濯清流而遊情於蓬壺之境概觀卿雲化日見天機之流動也惟夫金石絳竹匏土革木丹堊髹漆綵繪藻畫罔不制作明備損益精詳而本文俱舉矣嘗以伶舞之數命寧調習寧懋夫也於是綴兆疾徐俯仰屈伸愔然無知如寸莖之撞巨鐘豈能發其聲音哉尙賴吾侯綱維振作指畫發揮於上惟早夜惓惓罔敢或怠庶得萬一之節度耳由是上丁釋奠宣聖得全感之典以侑神廟之子民觀之如繚垣咸交口稱譽以爲備聖樂祀大成自曠世之末觀侯之功德在聖門當與天地相爲悠久矣雖然樂之所作豈徒然哉運精神於心術之微非徒用心於器數之末所以報成功宣治化感神人厚風俗本於一德一和而已洪惟聖天子至德致和於上羣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吾侯又以一德宣和於庶政然以德感德以和召和其發於樂也宮商節奏律呂諧和顧其襲秦遺制泥古而不通今七德之有舞豫和承和之有名者可同年而語哉【吳府志】

明懷寧任可容重修潮州府學廟記

潮故邊鄙郡古稱瘴結瘴癘之區教所弗及自韓侍郎愈以諫佛骨左遷是邦忠信所孚蛟鱷南徙及鄉校一牒潮人士始知向學號爲海濱鄒魯潮之有學自文公始宋元沿革置勿論聖祖龍飛一洗腥羶之陋嘉興海內廣厲學宮乃舉膠序廟貌而更新之若潮之學宮則初自洪武之三禩云二百年來凡六敝而六修大都因陋就簡微加繕葺迄于今則黽黹所震撼雨露所浸濡朽蠹所剝蝕堂齋坳而廟廡埃墨蛟漏其椳栝雀穿其幄轡陵夷至不可復修矣則何以妥夫子在天之靈而拯斯文墜地之厄乎會可容以萬曆丁酉春奉上命來鎮粵東張旌之三日釋榮于學宮而觀其敝將與郡守倅共議修舉而東事孔亟度支告絀始稍稍從縉紳輩之請爲之闢養賢堂于東建尊經閣于西以羽翼宮牆藹崇地脈居有閒則郡守胡君喬岱等率博士弟子員復申前議于是括得郡帑金若干繕請于兩臺報曰可乃汲汲經營程材鳩傭不數月廢者興墮者壯埃墨者爽塏蛟漏者革如鳥雀穿者飛如蠶俎豆畢陳鐘鼓錯列巍乎煥乎二百年廟貌居然一新矣余乃與郡

郡守暨下及學官博士以禮釋奠于先師已而召諸弟子員而語之曰告爾二三子嚮也謂橫舍之阨陟無以州處而講業也茲有甯宇矣二三子亦知所以學乎夫學宮新矣請以學之說進在昔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聖學之鵠也不求其新而日玩月慢惟舊染之湛溺道之所以不載也爾朝明興以來英賢崛起雲蒸霞蔚與省會相頡頏如咸宮保以勳榮顯林太史以文章顯彪炳烜赫此其著者邇來科目寥寥而士且日傲驕者矜門第修者競綺靡甚至樹交植黨虛情恃氣舉孔氏家法弁髦之夫也藉令吐詞爲經揮毫製錦異日者博一第以耀閭井奚當焉此夫舊染之漸漬已深而未講于日新之說也則且乘譽序維新之候聖靈方妥之日於盤銘之義三致意焉新之者何夫道非遠也學所以明倫尊經也五倫之道與性俱昇六經之義如日中天二三子蓋嘗升其堂而揖讓矣陟其闕而徘徊矣倘亦顧名思義而求所以日新其德乎聖倫是明聖經是尊而華學焉校勘鉛槧之業採春華而忘秋實非吾之所謂新也韓子鄉校牒亦有之崇禮敦敦者惕聞者宣邪等之遺可復而宮保太史不得專美于前矣其無負更新學宮之意乎余于二三子有厚望焉于是博士弟子員咸踴躍曰某等不肖僻居荒裔未嘗得聞明教今夫子有意哀其愚樂其育某等敬請從事焉願次第夫子之言鑄厥靈陶刊焉歲月之紀是役也經始于萬曆戊戌年秋七月落成于己亥之冬十月約經費八百九十餘金郡守胡喬俗江西廬陵人同知施所學雲南永昌人通判俞與孝福建鎮海人黃思誠直隸蒙城人府學教授楊祁訓導李善俞尊楚豐錄夢陽督工官潮州衛經厯袁堯臣于例得並書【海陽吳志金石略】

明饒平黃琮重修潮州府儒學記

潮郡之有學舊矣其圯而修而復圯者不知其幾矣其近者一修于萬曆之戊戌一修于萬曆之丁未前不過二十餘年後不過十七八年而輒以圯□稱者何豈阮籍之衰舍方以修爲病而清河之割置且以修爲利耶今上龍飛元載歲在辛酉太守樊公至下車謁廟目擊毀垣敗瓦摧棟折桷之狀顧瞻徘徊不覺喟然太息誰是裕蠱若此而役猶可己者顧或以用絀爲疑公曰是在我耳不激惠公帑不借資助募慨然命工遴廉幹吏董之物取諸市力取諸庸而直俱取諸俸以壬戌孟春之吉肇役越三月而敗者易敬者□漣濫者飾自大成殿而西廡戟門櫺門以及講業之堂居士之所皆煥然一新矣訖工而博士弟子謀所以勒石者數言黃子黃子曰昔文翁興學蜀郡由是多材朝故粵之東底風氣未開自昌黎請置鄉校延趙德以爲之師而文學彬彬遂稱海濱鄒魯天運與人相持豈偶然也今樊公甫下車而首以學宮□□其有文翁治蜀之思昌黎實立鄉校之意乎然吾聞之百工吾律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也者非士之肆敝學宮之不修非士之責學宮修矣而學不成道不致責將誰譏今天下郡邑庠所在而是青衿列其中者卑卑勿論其賢者勤誦讀工詞章以利而進取則曰事盡在是有以致道之說陳者吾知其必羣而笑之矣夫是則誦讀詞章甯道外事而進取者固吾人之自爲計吾人當自急之彼國家何賴于是而拳拳造就之爲先正有言二業原自合一今使聖賢復作必不能廢舉業可知然聖賢必以其誦讀者爲明道之資以其詞章者據其行事之實其誦讀詞章而有裨於身心性情也必謙然爲安其誦讀詞章

而與身心性情相悖馳也雖祿之天下弗顧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亟
賢者必汲汲于其在我者而無心于其在外者夫苟有心於其在外者即鄉舉里選吾猶恐其外之也夫苟無心于其在外
者則無往非我也舉業于我何礙甯獨無礙錯而磨之玉且加瑩羽而鏃之射且加深矣故舉業之學謂即致道之學可也
原夫國家取士未嘗不謂其一之而世人卒自二耳夫與一之間誠偽之分也君子將何居焉潮退僻之鄉士之誠懇宜未
甚散必有不欲自二者其亦聞此而笑乎田之臘也樹五穀山之高也樹松柏翼聖宮而非賢人正士游其中可笑熟甚
諸子其亦辨其種也故事落成有頌今頌而必舉其進取之華則固所謂人自爲計者人將自急之矣余獨計其所爲計者
恐于致道之旨大遠故以一之說進倘亦樊公修學意歟詩思樂泮水頌于學之詞則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蓋美公之謂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余願爲士者勉矣樊公諱王家江陵人甲辰進士蒞潮善政甚多茲特記其修學者其協衷共事
則貳守陳公諱臣忠莆田人與公同榜進士別駕吳公諱昇臨海人周公諱賓榮臨川人營度經始則理刑吳公諱大策晉
江人己未進士而海陽學李侯諱賓吉水人與任潮州府儒學教授程河南訓導李先春丁昌期余懋功前任教授楊汝孝
訓導王柱鄭傑暨督工吏目王師盡倉大使吳與有
勞者例得並書天啓癸亥孟夏月吉立【靈光集】

清江寧林杭學重修文廟記

潮之部庠由宋迄今其來舊矣明嘉靖辛卯命禮臣釐正祀典前二千石始議建祠以祀啓聖公於聖殿之右遵廷議也祠
廟遞興遞廢至康熙甲寅余從大將軍提師恢復潮州旋奉命知府事時奉牲告慶週視大成殿若堂廡齋舍若闕櫺壁戶
附近街民竊取者三之一豪猾毀去者三之一兜鑿健兒強踞者三之一蒿目漂搖冀一新之以戎務倥偬未暇也戊午春
始有事於聖殿及明倫堂補缺修殘載施丹雘庶幾無隕越於下以貽祀典雖然啓聖一祠尙論草莽爰商之郡倅夏公宗
堯孫公詠竭蹶以將祠事攻木之工五攻金之工一攻石之工三攻瓦之工四攻漆之工二堂下爲階階下爲庭庭之前門
焉東西稍各五棗有禋事有文金整如也諸生魚魚惟惟吟誦其中自是肥牖可以薦馨潢經可以問難石鼓發聲於枯桐
啞鐘振響於臥草一廟一祠煥然鼎新矣合前後計之費鉅一千有奇皆自捐俸入未嘗病民苛商也董其事者
事者教授尹朝辛兼沐世密至奔走義事集材則錄吏鄒際亭等皆不可沒也於是乎記【周府志】

清會稽韓義重修潮州府學記

郡學之設所以崇聖功育人材美風俗而廣教化也潮之州大海環其南雙旌峙其東湖山右挾鳳水左鑿山川清淑之氣
磅礴而鬱積時見於衣冠文物間然自昌黎至而學化始振請置鄉校一牒可覆按也夫三代明倫自家而國莫不有學自
幼至長無人不入于學漢唐以還風俗寢遠于古而立學之典尙綿延勿廢循守以至于今蓋先聖之靈其所呵護者遠矣
方今新天子嗣位承重熙累洽之餘廣崇儒重道之化日月重光聲明煥發潮雖僻處遐陬莫不喁喁向風思益勵于學校

之中以承至化而郡學相沿歲時已積視隘垣半多塌圯重以附近街民侵牟逼塞夫自卜建來留貽者非一日職守者非一人經理者非一事興廢者無非一力成矩在前有基勿壞踵而修之當途責也若彼搢紳士族鄉里小民秉彝雖好義舉難全倡而率之又當途事也余自宰海邑時竊志修復以茲事體大未敢率爾歲乙卯（即乾隆六十年）自嘉應州移署府事下車展拜見塌圯信塞處滋甚心益皇然其時適秋曹郎胡公來潮觀察因啓督復廟地周圍舊基相與節審已費捐俸爲都人士先當其時詢謀諏吉集材鳩工若殿廡若庭階若明堂齋廡若窗櫺壁戶俯者仰者左之右之更殘補缺凡舊皆新而又于其間增置舊所無而不可已者如大成殿上之石櫺十四崇階升也殿之旁堂廡十四推美富也殿之後爲崇聖祠旁禮樂器庫二所慎法守也其東邊學署則改建八角樓于舊文祠地以位文魁而文籍之事備矣然藏書必有處也則增建尊經閣于明倫堂後之養賢堂上其他若大成門內之東西向圓門二玉振門外之南向小門一上水門外之石牌坊東向門一與夫廟以外廟以前之東西巷地各若干尺或廠或塞或大其觀纖悉畢周皆前此所未及也越期餘而工告成廟之人咸願勒諸石以示不忘余因謂潮自昌黎興學來文物衣冠聞于中土今復適當新天子繼治之日與守斯土者悉力工程克煥新猷由是而講諸者于斯觀感者于斯濟濟躊躇蒸蒸日上風俗成而人材出教化之隆非遠人也可不勉哉于是乎記【海陽黃蟾桂代撰文見黃氏家乘】

縣學

海陽縣

海陽縣學宮在里仁坊

即城西文星一路

舊在府治西偏附郡學右宋紹興中縣令陳坦遷製

錦坊

即今地

紹定間知軍州事孫叔謹縣令張煥增修景炎二年

周府志作三年

燬元代遂不復

建明洪武二年通判張傑始建學永樂間參政鄭阜義重建大成殿兩廡宣德八年

御史丁寧重修兩廡戟門櫺星門正統元年知府王源以官地易民居而拓之徙櫺

星門於外臨街內鑿泮池甃以石

王源有記

天順間知縣任衡建明倫堂並興賢育才二

齋八年知府陳瑄重建大成殿及饌堂易櫺星門柱以石成化九年知府謝光即饌

堂舊址建後堂買學西民地改建饌堂號舍弘治九年知縣饒糖以學西舊驛地增

建號舍後廢嘉靖間知府王袍邱其仁重修殿廡戟門建騰蛟起鳳兩坊教諭陳察

以學地卑窪買民地議高其基建尊經閣未就遷去後擢僉都御史提督南贛軍事

嘉靖十年乃捐金成之十二年知府湯昇建啟聖祠於大成殿左在訓導齋後威端明有記

二十四年同知王貴始闢閣垣而一之二十五年知府郭春震重修二十七年知縣

褚宗祿建敬一亭於尊經閣二十八年周府志作二十六年誤知縣李奇俊復徙於明倫堂前二

十九年分守道馮皋謨四十二年署縣事通判揭鴻相繼修葺萬曆二年案吳志改張志以萬曆為

隆慶二年實誤蓋馮元潤來宰海陽乃在隆慶六年其重修尊經閣亦是萬曆二年事有劉鄭碑記及本傳可證知縣馮笏重修尊經閣及齋舍又闢倉垣外

地為屏牆礮石建賢關聖域坊劉子興鄭旻并為之記萬曆九年大成殿壞知府張敷潛知縣徐

申重修十五年明倫堂圯知府勞遜志知縣林繼喬修之增教諭學舍一座明年徙

啟聖祠於訓導齋地仍以祠地為訓導齋三十一年知縣王演疇重修兩廡林熙春有重修儒學記

三十六年知縣阮以臨重修殿廡黃士俊有重修儒學記天啟間副使周維京重修殿廡儀門崇

禎間知府黃日昌教諭黎崇宣重建啟聖祠清順治間巡道魏執中重修殿廡及櫺

星門康熙二十二年周府志作二十年知縣劉永重修殿廡并文昌祠鄉賢名宦二祠劉永重修有記康

熙二十三年同知滕天綬捐建啟聖祠

有陳衍虞鼎建啟聖祠記

康熙二十七年知縣金一鳳重修

明倫堂建土地祠齋敬所於東西庠門又重修明倫堂名宦鄉賢二祠

金一鳳有碑記

雍正元

年改啟聖祠名崇聖祠祠地及前後學址後侵於民廬十年知縣龔崧林清丈立界

復重修崇聖祠及明倫堂鼎建東西齋舍十有四楹

龔崧林有記

乾隆四年題准部覆動項

修葺四十四年知縣邱學敏修大成殿建奎閣道光十三年知縣韓鳳修重修臨街

東西廟道建聖域賢關二坊易為解元鼎甲坊同治二年紳士周繼殷等重行捐修

將教諭署明倫堂大門外左右兩祠闢為文廟徙五王於廟後殿而以崇聖祠前楹

為文昌祠後楹為忠義孝弟祠規制一改舊觀光緒四年紳士楊淞請移奎閣於廟

左中衢既復析去奎閣乃僅存遺址

周府志海陽吳志

入民國學宮屢駐兵淪陷期間棟宇多

被拆毀復員後縣幹訓所及民衆教育館曾設于此民國三十六年潮安縣長朱宗

海修葺之

徵訪冊

明龍巖王源海陽縣學文廟記

聖人之道無遠不被潮為廣極東含叢山迫夷島民尚憤詐攻劫讎殺蓋不聞聖人之道故也至韓子傳以詩書學者始得堯舜孔子之道然後知聖人之道大以豈諱子遠矣是其黃詐誹殺之風又復如昔予幸皇帝聖書令以禮義為教於是遵立社學千餘所誨民間子弟置鄉校數百餘處設鄉正副率諸儒士月朔講論理致旌淑別惡憤詐者銷慕義者衆民之富者爭相修飾廟學不仗官勢而殿堂門無先後就新予又以明倫堂坐汚池大成殿逼狹欄扉門予易以官地徙民居遷櫺

星門當街闢甬道以爲周行復積土平其汚池廟學豐潔典校袁均哲經營多方滿去司訓陳敦攝教邑偕生員謝景祥許調□□等來請記余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是道爲奕世所法韓子以聖人言行化潮而民去其橫詐讎殺之習吾以爲慕韓子之意以導民而潮民生其禮義之忱人人能然是言行之教盛行矣又况潮稱鄭魯之邦尤易化之者乎然爲守爲令者當固言行以撫斯民爲師者當謹言行嚴立教條導之以善可也爲士者亦當謹言行明禮習樂擴智破愚趨義舍利存理去欲長善消惡毋徒綴緝程式味主司之目攫取科名而遺其本體吾與二三子庶幾近不負聖恩遠不負聖師之誨勉旃哉【吳府志】

明高陵呂柟海陽縣重修儒學記

海陽潮府之附郭邑以在南海北干曰海陽海潮每至是即古潮陽也其學舊附府學西偏有知縣陳坦者遷置府治之西製錦坊宋理宗紹定間知州徐叔謹知縣張與皆嘗增葺而端宗景炎三年兵燹盡矣國朝永樂宣德正統間參政鄭阜御史丁寧知府王源諸人雖嘗繼修以拓前元舊規然隘者莫能廣也卑者莫能崇也缺者莫能補也隘者莫能平也地既因於僻陋士遂習以惰偷教諭常熟陳君察績監察御史陸太僕少卿以薦讓高賢謫典是學既至而潮守王君袍志同作人謀協義舉夫然後廣隘崇卑補缺平陷棟樑或明字序皆飭既落成陳君乃因便問記且曰何以使海陽士子爲仁人爲義士爲忠臣爲孝子予曰嗟乎地有甸荒之異心無不同人有山海之殊理無不一昔者昌黎韓公退之謫潮陽也當其時人不知書士未尙文韓公乃延請進士趙德尊爲學師以教士子自是潮陽文物彬彬比于上國後至有宋許申林異盧侗諸賢皆繼取高科後先相踵多海陽產也夫韓公直以其文教海陽耳其效猶儼如此况陳君以行教海陽者乎是故教之以仁主勸而克立海陽無不仁人矣教之以義賤貨而輕財海陽無不義士矣教之以忠憂國而愛君海陽無不忠臣矣教之以孝繼志而述事海陽無不孝子矣傳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弗從陳君見賢必舉舉賢必先可不謂仁乎舉進士二十八年爲御史二十年未嘗有私客不聞有利舉可不謂義乎年且白首一志公家方物出謀社稷思安可不謂忠乎與其弟司業君實協德養親翼諸泉石不求競進家無長物父母咸悅可不謂孝乎則仁義忠孝陳君之所好者也海陽士式化者深矣又何憂其不然哉余又願君毫忽之間隱微之際無非四德之著以爲教即劉允之仁張夔之義馬發之忠李關之孝當於君退海陽之後接踵羣肩而出矣然則宮廟之修豈細事哉於戲海陽士子其體吾陳君之志乎是役也屋計文廟七楹廡東西各十楹戟門五楹騰蛟起鳳坊牌二座金計初用三十斤實地實缺陷者用六斤益用二斤終用二十斤官計潮州府同知劉侯秉轡通判張侯繼芳陳侯碩黃侯洪泰侯儼海陽知縣朱侯德楨儒學教諭吳鳳訓導張賓賓惟贊襄而君與太守王侯袍邱侯其仁則相爲終始者也是役也經始嘉靖七年三月吉日紀於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云【吳府志】

明海陽劉子興重修海陽縣儒學尊經閣碑記

海陽縣學尊經閣乃虞山陳公首建也公諱察嘗歷官太僕少卿以薦賢謫海陽諭教公素饒大都以忠君孝親爲先以戒慎恐懼爲要當是時念藏經無所非所以廣教育才也迺捐已貲市民地實土築臺而營焉工未就緒以遷秩行迨公擢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仍助俸金構宗斯役會講有堂生徒有舍嶽峙疊飛蔚爲嶺東冠冕時歲在嘉靖辛卯也是秋歌鹿鳴與計偕者皆思皇譽髦之彥其明年春東莆林敬夫遂哀然魁天下茲非其明效歟但歲久弗葺閣漸頽傾越隆慶壬申元澗馮侯奉天子命來宰敝邑撫瘡痍稽版籍集流移安反側清操惠政難以殫述其作人與學尤夙夜兢兢焉緣寇虐紛幾務填委士民方以平寇望侯侯曰寇誠棘矣學校庸可緩乎雖者定武功亦惟學校是圖迺明年平山寇又明年擒逆賊馮庸工規費重修尊經閣及齋堂之墮廢者自春徂秋工乃告成不費官帑不勞民力目經始於軍旅倥偬之前落成於盜賊甫甯之後嘻侯之德意誠勤矣迺僉學博士舉會君克齊黎君樞衣登閣進諸生而誨之曰六經者日用常行之道聖賢傳心之法實萬世之所仰賴焉者豈待斯閣然後尊哉自古帝王設學校聯師儒丕闡經旨以教授生徒者亦因心所固有發明之俾其深造自得云耳是故易者心之時也書者心之中也詩者心之正也春秋者心之是非也禮樂者心之莊敬和易也學者誠能極深而研幾則深於易矣精一而執中則深於書矣慎思而無邪則深於詩矣奉若天道勸善懲惡則深於春秋矣著誠去僞反情和志則深於禮樂矣是蓋宗模乎古訓型範乎聖賢蘊之爲德行指之爲事業厥有自哉聖所謂尊德性而道學問董子所謂尊所聞而行所知者皆是物也爾多士尙縉思而奮厲乎予竊有厚望焉維時縫掖濟濟莫不神疎色怡豁然有悟於辭章記誦之外者矣既而二君復揖諸生而誨之曰在昔士不見全經幸而得之輒手書時習焉可不謂難乎然猶經明行修能不詭於道則尤難矣惟我二祖啓運表章六籍列聖緝熙益闡聲教肆我皇上神聖匹休于二帝三王御極之初首以正人心宣示庠序意至勲懇多士莊誦聖謨同符訓誥而志有定向不惑于他岐異端詎非幸歟且海邦人士旣得虞山公陶鑄於前矣茲又得賢令長脩飭尊經閣闡明經學之原納多士於經常倫理之域而多士以仁義禮學之閑几藏脩游息其間者可不不知所務耶夫遭遇聖明而不念始終典學以懋德樹勳者是負時也伯承師帥而不能正心脩身以乘時表見者是負教也爾多士其式遵彝訓率履行上而黼黻熙世之鴻猷下而對揚令長之休德庶幾兩無所負耶即閣命尊經不徒爲虛車陳迹而橫經講幄者亦籍有光榮也哉繇是諸生相與切磋砥礪日就月將以聖賢自期異日純正誠實之學光明參贊之行參贊彌綸之功其殆權輿於此乎劉子聞而歎曰文王在上中林樸野者可爲公侯腹心矧潮土篤於文行而涵濡聖化最深且久者乎庚桑子居乎畏壘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矧馮侯之矢文德陳常道而多士之聲應氣求有不自己者乎是必有名世者出以楨王國而媚天子以繼道統而翼綱常將斌彬彬乎邁往古而特盛也已然則是舉也關係隆重矣曷可以無紀耶於是二君遂屬劉子記之侯名笏字伯登辛未進士第與虞山公皆吳郡鉅儒惟其學有淵源故施於政教類非俗吏之所能幾也【海陽張志】

明揭陽鄭旻海陽縣儒學前街建坊闢路記

海陽縣儒學在潮郡牙垣西地形閑濼孕毓文明其制前爲先師文廟次後爲明倫堂厥後圍地積饒頗窪會吳郡陳虞山公謫官行學論後爲都御史提督南贛潮提封內也捐俸金命所司卽學後窪地填土建尊經閣巋然雄偉士彬彬興學嚮用矣而文廟櫺星門前街道逼隘弗稱大觀余昔備庠中博士弟子與長者遊長者恆缺望乃歲久尊經閣亦朽漫欹頽寇鐘荐臻未有念及此者邑侯元潤馮公以名進士出令于茲風清弊絕百廢具興教思容保雅意作人爰卽尊經閣撤故易腐扶欹植類規撫瑰偉如舊六籍第積事具劉方伯見湖所爲記中復卽廟門前街之左右礮石豎楔緯二扁曰聖域賢關直門首道庫側則請于太守汪公闢倉廩外地展拓寬舒樹屏環拱俾駟騎循牆屏而走罔敢越行撞突眈之廓如也率之秩如也侯每謁廟章掖之士踰踰由兩序環橋從登明倫堂親講授經旨迪以躬行孝弟羣士退而萃閣講習咸欣欣服侯之精經善誘勃然有興也西峯章君見湖劉君仰山李君昔固鼓篋于斯約旻造觀厥成慕漢人四子講德論興而歌焉西峯歌昔昔者我喜學宮之盡飭樂且有儀也見湖歌泮水頌侯之敬明其德而多士克廣德心也仰山歌棧機嘉髦士之攸宜昭侯作人之化也學博曾君少峯黎君克齋舉酒屬旻曰馮公之大修斯學也斯干之義協矣惟見湖公已紀厥喻噲之蹟載述殖殖于無疆公焉能靳一言鄒山旻曰唯唯否否三君之歌備矣夫尊經閣之鼎新也諸士藏焉修焉咸思以潛心蓄德乃坊之建而道之闢也諸士息焉游焉時敏致道厥有深思哉是故觀二坊之跛翼則思敬慎德隅焉觀坊扁之名揭則思齊賢希聖焉觀街屏之宏敞則思順正行義焉無處而非爲己之學卽無處而非遵侯之教如是乃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如是乃爲無貧我侯化民成俗之意會黎二先生曰博哉言也吾其書而勒之貞珉以詔後之人馮侯名笏世爲姑蘇人與虞山公同郡乃兄五芝公符舉進士與余同丙辰兄弟自相師友時稱崑岡雙璧其循良治行媲美大馮君小馮君云【海陽吳志金石略】

明海陽林熙春海陽縣重修文廟兩廡記

倚鳳山而環鯉渚是爲潮郡治而海陽縣儒學故附郡學右宋紹興始遷于製錦坊卽今地其後代有損益往藉可稽明興永樂間鄭參知就其地建大成殿若兩廡文教維新矣天順再建後亦相繼修葺顧世久則木難支勿論廡舍傾頽先賢先儒露立即殿宇以妥先師亦岌岌乎幾圯長吏者逡巡莫之能舉歲癸卯震澤王侯調自大埔下車釋奠與諸博士相顧咨嗟謂海陽實鉅邑才賢蔚起而學宮顧闕焉不修其何以觀四方吏職之謂何第權稅煩興正當時詘難其費者久之越明年而政通人和侯直以身肩焉工取諸糴而民不與得取諸俸者帑不與蓋壞有緩急故先修廡後修殿體有崇卑故殿修文廡修實肇事於某年某月不閱歲而旣竣役堂堂翼翼百廢具舉邦人士之駿奔歌舞其中者則謂侯實大造我相皆謁博士駱君蕭君胡君巧余言以紀盛事余惟聖賢道統之傳因人土絕續天地靈秀也氣亦因人而顯晦潮雖天涯乎大海蒼茫呼吸陰陽婆娑日月寧直吐雲霓吼魚龍窮造化之神奇蓋亦有煥宇宙之文章者它不具論姑就邑產者悉之洪濛闡智職方之籍少遜中土元和以來昌黎載道而南而趙天水以鄉先生爲鄉校師在昌黎則謂孔子傳之孟軻倘軻之道至愈於粗傳雖滅死無恨在天水則能明先生之道論說排異端者宗孔氏一時遇合傾動千古用能鼓篋邦人篤於文行

號稱易治此一時而戴入咸平 陳文惠修孔廟而後後生 風振海濱彬彬稱隆維時林度支衣冠 十有七人許轉運總文
武四十有二人而劉循州父子王宗伯叔姪復褒然為宋名臣蓋至觀于真西山潮州貢院記萬桂之試終場踰萬解額屢
增得雋至二十有六此又一時也昭代右文教化規決豈讓唐宋其間賢良師帥之所畢力陶鑄豈讓昌黎文惠二公公車
之上鼎鼎若實即歷科賢書屢解東省林太史廷對至受世廟親知邇往而譚昌明之盛又豈讓中土乃求其勳業掀揭齊
軌名世則學宮之掌故具在亦邦人士所扼腕也豈山川之精不盡宣洩將有所儲以鍾靈淑乎在詩泮水之二章曰魯侯
戾止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身教也今侯躬依倫極口中宮商卓然為世模楷而贊序修廢風氣復完則諸博士
順風而呼其聲必遠矣第人亦有言與其為善于國不若為善于鄉孔子論好惡必于鄉人蓋重鄉也諸生誦法孔子又幸
生鳳捷鯁徒之鄉薪樵弓旌正在今日倘守師說而遠曲學為天水之紹嗣聖真是惟諸生將際熙洽而贊休明為諸公之
巨扶國運亦惟諸生余固願諸生之寧為鳳無為鯁庶不負侯亦不負鄉人也不然逐靡波自淪乃罪其山川弗靈殆非侯
修學造士意矣侯諱演嚶江西彭澤人壬辰進士今陞南京工部主事博士駱君諱良圖蕭君諱來鳳俱南劍人胡君諱與
齊粵西人並起家明經例得書
城南書莊草○亦見海陽張志

明順德黃士俊重修海陽縣儒學記

越乘稱鳳棲之俗士篤于文行海濱鄉舊云蓋其天性然哉抑作新者代有人也博士端臺梁公義行篤于躬化於家孚于
而鄉傳經于海陽振晚近詞華之沈迷復往古敦樸之實行多士靡然從之為之一變時修文廟落成命公子四明君與通
學生鄭名儒林大樑謝宗聖等徵記于余四明君曰其兄曰王侯治其殿廡甫竣即即以還秩行其圻場領櫺櫺粉藻
學在府治之西製錦坊其來舊矣代有繕修未易更僕前□□其兄曰王侯治其殿廡甫竣即即以還秩行其圻場領櫺櫺粉藻
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于庖湢庾廩之屬未嘗不有以待焉家大人至數日明珠之光不繫乎櫺而奉饋
者以為珠重良工之勤不必于肆而居肆者以為工資王侯之美誰其嗣之幸阮侯之視篆來自晉寧也三日廟見慨然以
揚休振飾為已任居頃之遂出俸金庀材鳩工值視物工視力費視節民罔與知于是梓者石者金者埴埴者塗墍者若采繪
者率負輿而待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侯政之暇躬為督課衆心齊同畢力殫瘁舊易新經體面勢言言喻喻不大變徙
而煥然改觀神棲土敷既闕且康譽聲來游以後為取喜道說德侯之大造也侯之德士歌舞之矣第聞之春秋之法
常事不書何足以辱太史余拜手曰唯唯否否我國朝以六事察守令而學校其首者不可謂常而不觀魯僖公之修泮宮
乎式固爾猶記于魯頌至今膾炙人口阮侯繼王之徽而光大之政使誓宗煥赫□□和平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一也士
之游息于斯其不爭自濯磨厲精聖人之道非夫也然則入聖人之道必先明聖人之教夫聖人之教為事詳而其教則不
可思為物博而其精則不可為故郡之學校使其自少至壯終日從事于俎豆筐篚象勺千篇盤辟綴兆之容與其絃匏搏
拊笙磬雅頌禽經歌詠□□耳目之所悅血氣之所暢漸馴涵泳以由之而其不可思與不可為者從容以俟其自悟故貴